九經疑難

九經疑難卷之四

毛詩

疑詩起自大庭

鄭康成疑大庭軒轅有詩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楽至周尚用雲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揔為疑辭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无先此者然亦謂今誦美譏過之詩也舜取於堯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卞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之時

孔子刪詩去取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迁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餘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迁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衆之徒皆以迁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迁説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

所載逸詩何可数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
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
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孔子刪詩次序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
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
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
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
先以周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以邶鄘衛國之風以

著其鑒又次以王風以伸其誡若曰從此不能正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儆而勤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不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王无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諸侯安得而盛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盛而王不能警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

而為亡國也六經之躰如是而已亦猶湯一篇之躰本剥周室之壊而止言商悪末言鑒夏后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諷豈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申重而不已而丁寧不厭哉

論詩大序小序

程氏曰李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或問詩如何李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説詩者之辞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三百十一篇世傳以為子夏作序梁統作集文選直著夏商之名且子夏授經於聖人之門宜其發明之百無一謬今且以大序契之乃有大不然者關雎鵲巢之所述一本耳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耳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又況變風變雅本以類詩人之旨使其果子夏所作豈如是之誕耶蓋自漢以來詩合為四故為訓為傳為雜記者紛紛出焉齊魯韓三國各皆有詩中興之後毛氏之學獨盛衛宏從謝曼卿昭昭學者故為毛詩之序范蔚宗稱得風雅之旨

而魏鄭公隋書亦紀其有潤色之功此元可難者

況自毛公傳詩以來鄭氏為之箋解多從詩序之

意則詩序者訓詁之李而講師之語如宏之類者

其必然矣彼孔頴達不究大意謂鄭氏不曰序而

曰譜者所以避子夏之序可謂不知本矣是宜韓

退之歐陽脩相繼者書以明之也

論作詩有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

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

夲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躰也
賦比興者風雅頌以為用風雅頌者比賦興以為躰葛覃者后妃之立本賦於載馳者夫人之自傷或陳古以刺今或言古以風朝此風之所以賦也關雎況后妃習礼鵲巢況夫人累功柏舟言仁人之任非所宜風雨以君子思不改其度此風之所以為比也莊姜之傷已則以燕燕之不如衛女之思歸則託泉水以自見瞻彼其奧況武公之德浸淵而流行刺于菀柳見幽公之淫游蕩无度此風之所以為興也或言文王受命或言武王繼伐或

言成王守成或刺幽厲失傳或美宣王中興此雅之所為賦也鹿鳴況君臣燕樂伐木況朋友相須而或相彼角弓刺兄弟之不令弁彼鸒斯見夫子之不若此雅之所以為比也不能爵命諸侯則瞻彼洛矣以見其斯不能疆理天下則信彼南山以著其信傷万物之失性思不忘於魚藻謂祭祀之不享刺有激於楚茨此雅之所以為興也清廟之祀文王那之祀成湯春夏所穀秋冬修報此頌之為賦也天作高山見先王之開基振鷺于飛況賓客之助祭此頌之所以為比也歌采芹采藻采卵

者見礼教之加深歌衆壯來駒者乘黃者見君臣
之有道此頌之所以為興也

論風雅頌三躰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礼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
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
上達於事变而懷其舊俗者也故变風發乎情止乎
礼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〻〻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変風変雅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躰尒何嘗有夫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行躰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

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純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讃其上之功德尔三者躰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同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軆皆言重辝複浅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之蓋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已典正非風之軆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尔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俞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与大雅小雅皆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

有刺曰頌則无有諷頼惟以鋪張勲德尔孝者試
以風之詩与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
之意以風雅之詩与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
之躰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
雅頌皆混殽无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孝者可
无思乎彼序詩者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
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言皆戚既以風
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惜

謂文王在當時僅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亟詩乃
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當時亦未為王
乎故謂黍離降而亟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
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
六月采芑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於此
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
以大於六月卷何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
之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
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哉既以
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与夫振露臣工閔予

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卿士之歌此即古風之遺躰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躰也何用他說乎

論風雅有正變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正諸侯无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别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牀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尔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尔又與商頌異也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頌雅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氣十二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時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

聖人必言之矣蓋不知風雅乃古詩之躰或美或刺詩有美惡躰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風美詩多而他國風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变則妄也旣謂之变風是元後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变風变雅之作由礼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政教礼義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畣之如彼乃与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

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者為小雅政之大者為大雅正而雅又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厲王也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尤為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而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谷豐盛祭祀受

福人愛君子之辭无一言不美无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背理叛經如此李者謹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李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仲子曰豳風何也曰變風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黄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今古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

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如此詩又豈復存乎

論大小雅正變

譜曰大雅起文王至文王有声據隆盛而推厚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魚麗先文以治内後武以治外二雅逆順之次拯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矣又大雅生民至巻阿小雅南有嘉魚至菁〻者莪周公成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大雅民労小雅六月之後皆曰変雅

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

詩之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

協尓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辝雖在句不以爲
乂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
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
以當声韻者是蔻是畜寔其然乎其虚其邪既亟
只且之類是也

詩之訓詁傳授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
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
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

豳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録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為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文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

敬仲受李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元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隋志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尔

總論詩有四始

詩之四始正詩也正詩謂文王也關雎為風之始正風也其文王治家之法乎故始關雎而終乎麟之趾振振公子公姓公族也鹿鳴為小雅之始正小雅也

其文王治官之法乎故始于嘉賔而終乎育材也文王爲大雅之始正大雅也其文王治民之法乎故始于受命而終于求賢也清廟頌之始正頌也其文王治神之法乎故始于祀文而終于祀岳也變我文王治家之法者其鄁乎鄘乎衞乎平乎鄭乎齊乎魏乎唐乎秦乎陳乎檜乎曹乎故鄁而下皆變風也變我文王治官治民之法者其厲乎幽乎故厲幽之雅變雅也變我文王治神之法者其商乎故商人之頌變頌也勉哉復我文王治家之法者其惟周乎故周公之風復風也豳而下皆復也復我文王治官治民之

法者其惟宣王乎故宣王之雅復雅也六月而下皆復也復我文王治神之法其惟僖乎故僖公之頌復頌也泮水而下皆復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之正也復以終之明復其變而歸于正也

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大雅者不為頌夲者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甚相絶而分别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鍾鼓之節其声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始固已為風為雅為頌風之声不可入雅雅

之声不可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声孔子知其義尔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声之不同辝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不能易也孔子未删之前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声可知也樂云然後李者惑詩矣周官大司樂之戒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在音比興賦乃在鉢季札觀樂於夫子之前已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者以相樂者未嘗敢歌大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云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孔子與太師強分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变古

詩復雜而乱多者删之乱者正之尒夫民能有喜怨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以礼義而作以著民之性情故政令所及則喜怒之声生喜怨之声生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者近而民声俠其詩之躰也必小其声必為風作之録之者不能張而為雅也政令所及者遠而民声廣其詩之躰也必大其声必為雅作之録之者不能蹙而為風也故雖文王之德才及周召二國而未及於天下詩人无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詩人亦无自而

為風文王正雅異也此正風正雅之體所以異也
幽厲雖无道政令猶可及天下其惡足以動四方
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
令畿内民而四方之民幾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
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之體所以異也礼
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睢横行而
魯輒為頌此周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
正風正雅而後能至於頌頌亡而後至於變雅變
雅又息而王後為風而諸侯敢為頌周有風魯有
頌春秋之所興衰治乱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

積功累德始起之迹也頌功德結於民王業之成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加諸侯也淇水文

總論詩有五際

五際之說有二以經為說者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緯為說曰卯酉午戌亥緯之說不出于聖非愚所能知經之說聖人意也人倫之大本也君臣莫大於義父子莫大於親兄弟莫大於愛夫婦莫大於正朋友莫大於信順之為治逆之為乱詩之作所以著逆順治乱然也鹿鳴作則君臣和樂而心冬烝民

作則君臣信任而功見棹芳作則君臣唱和元政蓼扈作則君臣礼義元文南陔作則父子之養可戒蓼岵作則父子之恩可感倚嗟作則父子之道乖葛藟作則夫子之恩亡棠棣作則兄弟急難不可失角弓作則兄弟友睦不可遠將仲子叔于田作則兄弟之制不可不思關雎鵲巢作則夫婦德化行桃夭摽有梅作則夫婦時得中谷有蓷作則夫婦薄雄雉作則夫婦曠伐木作則朋友契厚而士戒谷風作則朋友絕望而釁生櫱是逆之逆順治乱可見矣順而治則美逆而乱則刺〻之美之以正一時教万世也所以

達性情明礼義也或曰五際之説不原於經特緯可見緯為經皆作耳彼緯以午刻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而辰在天門為出入聽候之際亦示陰陽盛衰而合乎政事者也故康成作論以天保祈父大明采芑言精微翼奉上疏以十月之交明災異蓋詩之緼也反元取乎曰愚之所取者聖人之意也本人事而著世教不竊天引神而為説今緯之説果本人事而著為世教乎尚不本人事而著為世教非聖意明矣蓋好怪者為之也故康成惟敵於異不為醇李若翼奉邪術之士又焉知經哉於四始在經為國風

雅頌在緯為金木水火今斈者之於詩皆知風雅頌
為四始之正何必置疑於五際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鄭康成作六藝論引
泛歷樞有午亥之際卯酉之際卯天保也酉祈父
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為天門王十月之交
是為五際

論詩發乎情性

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声勞歌怨誹之
音作用之審吏理察教化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人
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

根窮乎杪被于枝葉上下无滯氣内外无遁情仲尼様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諸經或筆或削因也

論詩止於礼義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今觀之是特識變風雅尓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礼義以為賢於无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

志君也歟蘇文

詩有不合聖人

古詩得聖人道多矣有不合聖人者孔子於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而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豈不尒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盡耳孝者豈於執詩而盡信乎王逢原云

礼記引詩之異

祭義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此幽王小宛之詩而云文王者記斷章取義記陳文王之德以刺

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 記疏

詩正經不言美

詩風雅正經皆不言美甘棠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何以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説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変者美刺則各於其時

頌聲変風所止

自成王大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声止也陳靈公淫乱之後其悪不可復言故変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没而頌声寝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

他諸侯無变風

鄭譜云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今弃其詩夷狄亡也其餘六鄈之屬既陷險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不列

詩无小大風頌

風述諸侯之政非无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别分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政神皆大事无復别躰

大小雅用於樂

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賓

或上取焉或下就 向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大畧

王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二南之詩所作

鄭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率己受命

是受命前已行聖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王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武王伐紂乃封太公於齊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在武王時也

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者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主而地立東西諸侯

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盡出於此彼叙詩者乃以関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係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関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皆本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為王者在召南則為諸侯大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意乎以二南之詩歸之后妃夫人既无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

者勤勞王事也詩此語多矣抱衾與裯而夜往皆不憚勞逸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元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与床帳待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衾裯亦當抱衾裯而往李經者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弃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

辭而去勉以正勸以義吾未見其前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免罝之武夫皆好德漢上之游女不可求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夫人不及男子已非也矧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游女不可犯安有无感我帨无使尨也吠之語序於此為謬不行乃去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已勞矣子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與焉與十二國風无

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威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如齊一之侯為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夷頌魯僖公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肅 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

肅雍汪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正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理義始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令人為周南召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襛矣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王黍離而列之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之於東周此不可也

二南正家之道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周南曷不在雅

文王始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正諸侯之大者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故不在雅

關雎

論序詩人異同

詩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

夏也觀其文時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切疑之詩止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祀高宗方其作詩无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旨趣何自而知焉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爲當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

詩以關雎為始

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无以奉神靈之統而理万物之宜前本傳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与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尽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或以爲刺康后

關雎刺康后也今毛序以爲美后妃之德桉顗宗永平七年詔音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又皇后紀叙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又楊賜封事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子賢注漢書引前漢珮玉晏鳴關雎歎之云云故詠淑女以刺時也臣瓚曰此魯詩也桉此則齊魯二詩關雎序以爲刺康后也楊子云以周康時關雎作爲習治齊侯時美召陵爲習乱子雲之意若曰周康之時治也而有關雎之刺非可刺也於治世而有惡雖小必傷懼其佚也齊威之時乱也而有

召陵之美者非誠美也於亂世有善雖小必揚之其進也然則關雎之刺康王所以責賢者備而春秋之美召陵彼善於此而已此其意也 林歇四詩考異

用之鄉人邦國

儀礼鄉飲酒礼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礼其經云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礼諸侯飲宴臣子及賓客之礼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二復淑女之篇

班婕好選入後宮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

後之漢書

葛覃

辨論后妃之本

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
也叙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
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
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礼无愆
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
之道也正義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易謂

本篇章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旣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卷耳

輔佐求賢審官

歐陽文忠公曰婦人无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受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害也

劉氏曰后妃本不与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

討亦何至朝夕思念晏勤乎

汝墳

周盤慨然而嘆

後漢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不充誦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舉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无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无以過也 正義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楊中立曰鵲巢言夫人之德僃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无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无是道也然則二南

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无可疑者

草蟲

樂工不歌草蟲

㨿儀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在草虫之前孔子之删簡帙始倒或者草虫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甘棠

思其人愛其樹

左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騶虞

騶虞鵲巢之應

楊中立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軆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軆相須爲治可見矣

騶虞毛序曰鵲巢之應蕐後漢注曾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又賈誼新書以騶爲文王之囿虞爲囿之司獸蓋自毛公以騶虞爲義獸衛宏序云仁如騶虞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变風也

論十三國次序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无明説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衰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处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小大欲以采得為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处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

是不由系得先後蓋即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善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取宜以為其次者也

○邶鄘衛説附

邶鄘衛首變風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柏舟

曷居變風之首

柏舟言仁不遇居變風之首鄭譜謂畿內武公有康叔遺烈詩又早作愚為不然聞之師曰王道盛諸侯无正風王道微諸侯有變風當夷王之時邶鄘衛實

其臣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失王之禮自夷始也故以邶爲首明諸侯有變風之作也爲夫春秋始隱同

燕燕

以莊姜爲定姜

燕燕之詩鄭於其序則從毛詩以爲莊姜於坊記注則以爲定姜何也莊之有云甚遠矣吾所甚者詩之序也康成之說何所據耶

燕燕諷衛獻公也夫人定姜元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獻公无禮於定姜故作是詩言當思定公以孝寡人也古序非序也疑爲序故志之蓋坊記引

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畜孝也夫人定姜云云案毛詩與此大異豈康成未注毛詩時引齊魯韓之詩序以釋禮乎

擊鼓

來護兒讀而歎

來護兒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而歎曰丈夫在世當如是為國滅賊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嘉其言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凱風孝子自責也小弁孝子親親而悲怨也伯奇仁人而交害之故作是詩今毛序曰小弁刺幽王凱風美孝子案孟子公孫丑之問而趙岐注曰小弁伯奇之詩也由此觀之小弁未必刺幽王而凱風所自為孝子為詩而自美豈人情乎且歧生於漢世三家之詩猶存其三家序耶　林駁四詩考異

○鄘　說見邶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脉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不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俠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詩人以无邪之思作之李者亦以无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

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所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乱况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声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声荀卿獨能知之其辞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礼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録之於經所以謹世変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

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无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声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荅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声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声以備六藝乎

載馳

許穆夫人自作

緑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女在亡國得人得為作詩者盖

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唯載馳一篇烈女傳云夫人自作之也然而得入鄘風者於詩國在鄘故也

○衛 凡見邶

考槃

見遯世而無悶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无悶於世

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决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閒不忘君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屬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豊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城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与大戎攻宗周殺

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
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
之尊与諸侯无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
之王國之變風
王黍離次衛風
平王東遷政不及於天下而止於一國不言者平亘
涯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罪也故次衛臨川文
黍離
雅變降為國風
厲之變也雅道衰絕宣王承之後能中興於是六月

伐北采邑征南車攻復古復會諸侯于東都焉幽之
乱也雅道既絶平王承之不能中興夷于國風示其
不能復正也黍離述其迁都之迹也戒後君不救先
君之弊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有子可託也考无咎
得幹也宣屬其人也宣為有子屬全在雅平同无子
幽平在風戒也処于衛下何也鄭衛亡國之音也鄭
之上衛之下若曰黍離亦亡國之音也

楊之水

平王遠戍母家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

其母家亦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嘗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

鄭國風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册依疇歷華

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鄭王次王黍離

有緇衣武公之美蓋王之皆刺不能加於多美之諸侯若諸侯之少美雖王之皆刺不足勝之豈非君與臣善惡不相遠而君得以先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

鄭詩不分二國

鄭之所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二國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无鄭名又皆國小二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与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

季札美歌鄭風

季札来魯觀周樂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詩人之情不有先王之訓孰能如此先亡者見其正諌譏微知其國将亡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

緇衣

獨見好賢之至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子衿

乱世斈校不脩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

有至於移孱不齒又礼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
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孝及夫亂世上不
復王其教則元以率之風俗雜乱浮偷父兄所教者
趨利朋友所習者從特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
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孝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

齊國風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吕望於齊是謂齊太公
都營丘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无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

淄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
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変風始作
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
襄公有鳥獸之行辟皆怨刺篇皆美者
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
也
季札美歌齊風
歌齊曰美哉此詩者以鷄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
明雖刺无節尚能保遠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有箴規
季札美其声非謂詩内皆美詩

著

刺時不親迎也

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礼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礼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礼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正義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躰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
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李者所當觀也詩可以
觀其此類歟

東方之日

辨刺衰刺襄公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以下始是刺襄
公詩

○魏國風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
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

上刺儉下刺貪

衛无世家而節云葛屨至十畝之閒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

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子孫不可知也
國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
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輔德
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
○唐國風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
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
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
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
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

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
咨万國不粒於時殺礼以救艱厄其流乃被
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
甚嗇愛物儉不中礼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
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國風次魏下

虞叔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争獻後則喪乱
弥多故使之次於魏下也

民有先王遺教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

有先王遺敎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秦國風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礼樂侍御之

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於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仲何以有詩

鄭譜云咸公問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雖得爵而土地已廣大於鄭豈詩者緣政而作故得有詩又且襄公後國大而録其詩

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

楊愔讀渭陽篇

楊愔幼喪母曾詣舅子㤗㤗与之飲問汝讀何書答曰詩曰至渭楊邢愔號泣感咽子㤗亦歔欷遂罷酒

陳國風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皥虙犧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主武王賴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元

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諸大姬元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
无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國風次於秦
陳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國多晉昏民无令主
故次於秦
檜國風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

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姓妘姓檜者处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檜詩止有四篇

檜國之作夷厲之時檜元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不復分之

張楷讀素冠篇

李德傳張楷字公超至孝喪親哀毀每讀詩至素冠棘人愽愽𢘆泗

曹國風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变風始作

季札之所不譏

檜則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
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宜哉

豳國風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
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古扶風栒邑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
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
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
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

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故别其詩以為幽

國變風焉

周公亦有變風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豳居風雅之間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处諸國之後不与諸國為倫次小雅之前言近堪為雅

獨念公劉太王

先公在豳凡經十世唯知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太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在有

事難之故周公申遺事難追念先君明公正其
後者唯此二人

備風雅頌三躰

七月八章上二章爲風中四章爲雅下二章爲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万壽无強是也然始於風中爲雅成爲頌言自始至成列爲三躰周公陳爲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

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言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也

豳亂變風之末

易窮則變剥盡則復夫王者之詩降於國風天下无雅也十五國風繼為大變天下无正也示雖變也抑可復也復則雅矣然以周公之事取變正之道復雅之義故自七月至鴟鴞皆有變詩東山至狼跋皆是美詩先變而後正也明矣非周公孰能卒正

鴟鴞

以下曷係豳風

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何以係豳風以七月是周公事
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

正小雅 正大雅訛俗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
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
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
時詩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
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
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

小雅周德之衰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云衰小也先王商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子謂二子之説皆未得其真何者思而不二怨而不言何関商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又何以季札乎蓋周德既衰樂意錯乱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変雅而遂誤以凡変者為小雅凡正者為大雅而季札所聞適皆節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其後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由仲尼而雅頌各得其所則仲尼已前大小雅

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者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為小雅者也比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王逵原

鹿鳴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别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裴安祖講鹿鳴

裴駿從弟安祖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

禽獸得食相呼況人也自是未嘗獨食也

郭山惲誦鹿鳴

唐中宗宴近臣令各伎藝爲笑張錫爲談容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云云獨郭山惲請誦古詩於是誦鹿鳴蟋蟀奏未畢李嶠以有好樂无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爲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惲之意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覲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

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孔氏之説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説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礼作樂之後凡遣使臣元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説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常棣

辨周公召公作

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踈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恐見屬王之特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常棣之詩國語曰周公作左氏曰召穆公作常棣

序云閔管蔡閔之者兄弟之辭以義言之周公可也召公亦可也皆管蔡之兄弟也以迹言之仲尼未嘗有之也而左丘明之説自相牴悟不可考據鄭又以屬王之時不能親睦兄弟宗族故召穆賦是詩以刺之本周公之作也周公之權也誅管蔡爲王法也作棠棣救天下也若夫極人臣之位不能庇天倫之過者王法也大義滅親也然慮天下之末閑法義者以爲兄弟不足愛也迺僞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此救天下之權也仲尼觀之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

可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反經合道其權乎權也者聖人之極致也惟知權者可與言詩

伐木

人皆須友以成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轍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為一章蓋誤伐木丁丁丁丁声相應也伐木者小事尔猶求同志共事其声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亦當須友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声丁丁然况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鄭説俱非

是也王逢原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大三年

彤弓

彤弓錫諸夏𧗠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

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

夏比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强陵弱大并小而莫

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李氏周室東遷之後賞罰无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變小雅 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无羊十四篇是宣王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

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變雅曷元夷懿

鄭譜云夷身失礼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變雅始於厲王无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録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録也

六月

仁宗講六月篇

仁宗講六月上曰此序自鹿鳴至湛露菁菁者莪皆

周家創業之事帝王常行之道後世可不務乎侍講楊安國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遂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爲万世鑒戒也於是上令復講之

宣王刺少美多

宣王之詩入于變雅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美則稱美刺則稱刺小序不言何也大治之世言美不言美不足以繫義之輕重何者明王之美自著也及天下之風息矣於怨刺衆多之中有一人焉爲人所美誦自非言美以顯之則其善无由見矣宣王雖

未能純如成康然其刺者少而美者多宣王之美見於天下著矣其不言美何以繫宣王之輕重哉

庭燎

美宣王昌言箴

六月北伐釆芑南征車攻復古皆復雅也次鴻鴈全美之庭燎又次鴻鴈之美箴之者期其終也故其首章曰夜如何其夜未央云云中章末章云云末央至早也美其至憂勤也鏘鏘然肅而趍朝也

憂勤也噦噦然止而伺朝也嚮晨漸曉也

箴

箴君臣懈也觀旂与輝辨色朝

也鳥得而不蔵

燎之規鶴鳴次沔水之

誨旂父次鶴鳴之剌戒其終

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

毛詩節南山左氏季武子賦節孔叢子云吾於節見

忠臣之憂世 林歆四詩考異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

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

名節也

雨無正

辨雨无正之疑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无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无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无此義與序絶異當缺其所疑

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蕪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説文曰蕪豐也則

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蓼莪

王裒讀蓼莪篇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齊顧歡母喪廬墓好事者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慟不能禁自是孝徒廢蓼莪篇不復講授

○正大雅 說見正小雅

總論大雅小雅

大雅者積衆小以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所主者大此不可不知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

大雅文王之德

季札觀周樂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

公劉不係豳風

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

○変大雅

幽厲何以稱雅

時雖天下無道政出諸侯當作変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李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政善悪皆能率之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迁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内

是以始變而為風焉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礼樂蓋因礼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

清廟一倡三歎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之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清廟爲頌之首

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爲文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

無窮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僖公何以作頌

如禘太廟不郊三望皆爲春秋所譏然爲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

能復周公之宇故臣子請而作頌史克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與商頌異也夫以周家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自頌君功樂周室之閒故行父請焉

魯頌居商周中

卽魯頌而攷之然後知聖人之序詩爲有法方是時忘先君之業者有矣魯則能遵伯禽之法四鄰謀取而不知者有矣魯則能復周公之宇靑衿逸於城闕者有矣魯則能修泮宮也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者有矣魯則能復淮夷也其君臣有道有以致有年其君

子有穀有以貽孫子然魯侯之德方之天子而不足方之諸侯已盛方之聖人不足方之賢人已成不先於周所以尊王也不次於商所以進魯也季札觀樂於魯以盛次者者此魯太師所序非聖人序詩之法也商周之頌其辭簡嚴魯頌其辭費後商周不言頌而魯每篇稱頌者又名泯於有餘奢生於不足乎

商頌

毛詩之序得實

宋世家及韓詩皆云商頌美襄公今之頌以為正考甫得之周太師頌者天下和洽民心悅樂然後作之

向使逾數百年之後始頌先君之德則商為之美矣以此史記与韓詩之說妄而毛詩之序得其實矣

總論

康王以下無詩

詩之為詩緣美刺而作也非有至善之可美非有大惡之可刺則詩不作也當商季之乱文王以丕顯之謨作於前武王以丕承之烈繼於後受天命以有天下成王繼之守成見於鳧鷖太平見於既醉逮夫後世治道陵遲宣王撥乱興衰明文武之業周道粲然後興此皆至善之可稱若夫厲王之時則天下蕩二

无綱紀文章幽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皆畔平王東遷則周室弱而諸侯弱諸侯微而夷狄横朝覲會同之不修包匭菁茅之不入以勢力相長雖有兵甲相吞并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召天子於河陽者有之而王不能制此皆有大惡之可醜故皆有詩自康王而下至於夷王咸率循舊章或僅能扶持无至善之可録亦无大惡之可書故无詩也

康王之詩无頌

康王無頌者不過述成王之功守成王之法而已不足録也

求詩在乎得志

詩忘也久矣毛鄭之斈其去聖人也遠矣後之斈者其去毛鄭之斈也又遠矣曰風曰雅曰頌玩於目習於口朞月而可熟也詩人以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何道先王所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何由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者何以嗚呼詩乎愚未見其能通者也詩三百篇〻有其章〻載其事〻托於物則章句訓詁固不可不通草木鳥獸固不可不識及問詩人所以為詩之因聖人所以採詩之說先王所以化天下之道豈

在乎章句詁訓草木鳥獸之間哉在於得其志而已故序之賛詩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善学者不求之它亦求其志而已故孟子之賛詩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後世知其為稱武公之德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富而好礼者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後世知其為稱莊姜之美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以為礼後於質也常棣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

思室是遠而後世知其爲言宗椽之華而已不求其
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惡其未可與權也

大經類稿

世人不甚好經學書刻諸板者寥寥近杜氏精々書府君

四庫書中元好經學書是次取來積富與家徐氏所刻經解試一詩

辛亥六仲春林堂之人 石古四泉書

九經疑難一書朱氏經義攷云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亦未言及蓋秘書也而此編為澹生堂鈔本則尤可

寶矣澹生堂主人明山陰祁承㸁也有澹生堂藏書約及澹生堂書目

己酉九月嘉定錢東垣子亦甫皆于得自怡齋